

随感

慢行者

□朱敏(宁夏彭阳)

回顾这几年的写作,几乎是停滞的。去年什么样,今年还是什么样;前年什么样,去年还是什么样……可以循环往复往前推好几年。我曾极度懊恼,越懊恼,越焦虑;越焦虑,越抑郁。

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启动的?去年秋天去了一趟鄂尔多斯等地之后?还是独自经历了冬天的漫长与挣扎?抑或是今年开春后一次次去往贺兰山脚下寻觅亘古的宁静和宽广?无论是何时,值得庆幸的是,它发生了。我等待这个新开端,已经等了好久。

像结束了前一世的坎坷与波折,终于换得了新的一生。有种脱胎换骨的喜悦。有种恍如隔世的虚幻。有种不负我心的欣慰。这一路,我已经失去了很多,自以为牢固的亲情,深感幸运的友情,难能可贵的同道,走着走着,都散了。痛苦过,迷茫过,挣扎过,就是不曾放弃过。

我不想这么轻易的认输。不到最后一刻,总要坚持着。让我深深痛苦的人和事,我都狠心做了剥离。在长久的黑暗中,我没有力量护自己周全,只能让自己逃离。我无法责怪自己的懦弱和不堪,我相信,谁走在同样的路上,谁都一样脆弱敏感。

某天 and 姐打电话,我很开心,兴奋地聊着一切,姐问我,妈妈,你咋那么高兴?我沉思一下,妈妈高兴了,你才能高兴呀!姐没说话,可能也进入了沉思。我说,咱俩就像大树,我是你的根,树根开心,才能把愉悦的养分输送到树枝树叶,而你就是风中的叶子,风一吹,哗啦啦笑着响。

姐说,也对哦。

姐不知道,我曾长久地不开心。每次遇到幸福的事、高兴的事,都有种负疚感,因为想到不开心的母亲。我曾让自己背负了太多沉重的负担。有时也劝母亲,让她高兴些,母亲叹口气,妈就没那个命,一高兴总有坏事等着我。一场失败的婚姻,不光摧毁了她所有生活的信念,也给我的生活布满了乌云。

现在,我要让这乌云变成雨,倾盆大雨也好,淅淅沥沥也好,尽情地下下来,淋湿我,浇透我,我是干涸许久的土地,吸收所有的雨水的养分。我不能让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白白过去。现在,我更想活在本我里,自由自在,愉悦满足。

我的改变缓慢而寂静。上周街舞课,犹豫了一周想退课。毕竟第一节就吓退了好多人。咬牙去,抱着最后一次课的决绝,结果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,喘得也没有第一次厉害。虽然动作不标准,伸胳膊踢腿,自己看着都别扭,但偶尔认真练习时,老师冲我点头表示肯定。课间休息,我还给老师看一个小视频,让他教我们跳里面的舞。老师说,so easy!他边看边把动作做出来,我也忘了害羞,跟着做。

为什么要胆怯呢?为什么要给自己上枷锁呢?爱不是自卑,不是绳索,是如虎添翼的翅膀,可恨我活了半生,才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愿我爱我的姐,还不算晚。但愿我们这些慢行者,也能抵达山与海构筑的风景区。



《植物园的早上》
张尚宝

满眼希望

□赵盛基(山东青岛)

近些日子,希望常常撞进我的眼眶。

春日,我与妻子带小孙子跟团游览北京,让他见识北京的名胜古迹,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小孙子总爱替导游打旗子,兴高采烈地走在团队的最前面。旅行团的几个孩子也抢着举旗,小孙子护着不让。导游说:“都想当旗手啊!好!每人举10分钟。”小孙子同意,几个孩子都当上了旗手。

争强好胜,不甘落后,这跟我们小时候多么相似啊!现在,我们已经步入老年行列,看到可爱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,不就是我们的希望吗?

还是春日,我与妻子外出散步。沿河看柳,柳枝扎出了尖尖的嫩芽;漫步田埂,麦苗散发着浓郁的清香。触景生情,我似乎回到了那些与柳树、麦子以及青山绿水在一起的童年时光。

柳树长出嫩芽的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吹着柳枝皮做的柳哨,谁都希望自己吹得更响;树叶茂

密的时候,我们又戴着柳枝编的柳帽玩抓坏蛋的游戏,谁都不希望当坏蛋,都希望当解放军。麦子播种的时候,我给庄稼把式牵牛耒种,问:“这么小的种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?”庄稼把式说:“过去冬天,再过了春天,你就能看到一片金灿灿的麦浪了”。

拉回思绪,我忽然问妻子:“你猜,在柳树上和麦田里我看见了什么?”她不解其意,随口说:“柳芽和麦苗啊!”我说:“我看见了浓密的柳荫和熟透的滚滚麦浪。”她似乎明白了,说:“我看见的是现实,你看见的是希望”。

妻子说得没错,我看见的确是希望。孩童、嫩芽、青苗,都是希望啊!回顾四野,青山叠翠,绿水荡漾,满眼似乎都是希望。

看见希望,非常开心,感觉什么都那么美好;之所以满眼希望,是因为心存美好、心中有希望。

旅行

柔情胭脂峡

□杨润泽(宁夏银川)

泾源多雨天。人们常说“山水泾源”。泾源的山正因为多水,更显得山有了灵性。胭脂河像是一条玉带,晶莹剔透,更像是仙女的舞袖,细细长长的飘落在幽深的峡谷里。峡谷本是冰冷的,有了仙女的装扮,一切都显出了她的柔情。

胭脂峡被称为“六盘闺秀”,奇峰林立。“鹰嘴峰”像是一只正鼓足了力气向上飞冲的雄鹰,它更像是胭脂峡的守护神。东汉思想家王符著书立说的“石门”,“蛤蟆望京”目送斜阳,笔挺直立的“胭脂女峰”,南天门北侧的“木鱼镇鳌”,大瀑布潭边的“夫妻石”,还有新娘岭、老娘石、悬棺石、马氏石……每块石头都记录着一段神奇感人的传说。

胭脂河水像一曲曲轻快的乐章。一瀑像序曲,水流平缓,从高处落下时平平整整的,更像是安祥的老人不紧不慢。顺着崎岖的小道拾阶而下,乐章不断地升华,河水在从一个石崖跳到另一个石崖,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瀑布,水流也变得湍急。游人们纷纷脱了鞋袜,刚踩在水里,一股冰冷窜入心肺。

山峰被胭脂河串连在一起。树木像画家手里的彩笔,在胭脂河的周围挥墨涂色,给游人们展示着一幅又一幅的精彩画卷。微风吹拂,松林阵阵。河流的淌水声与石崖的撞击声,松叶的轻脆声,山峦的呜咽声,交织在一起。更像是来自胭脂峡谷奏起的交响乐。这是天籁的绝唱。有座突兀的山峰,人们形象地称它为“观音赏曲”。

过了三瀑,胭脂河开始要与我们做一个短暂的离别。约莫行了一里地,突然听到震天的水流声,那是胭脂河再一次呼唤着我们。闻声而望,峡谷中一条玉带飞流直下,哗哗啦啦地高唱着她们的歌。我又一次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惊,想要跑下台阶与胭脂河相拥。大瀑布的下方有一个小潭,潭中央立着一个圆圆的石桌,石桌的四周立着四只石凳。人们坐在石凳上,在大瀑布下享受着视觉盛宴。抬头望去,胭脂河从天上喷泄而下。它不像黄果树瀑布那样宽广,也不像黄河壶口瀑布那些粗犷奔放,更不像庐山瀑布一样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深幽。它更像柔情的女子,轻依在胭脂峡的怀里,轻轻的喃喃细语。胭脂峡显出它伟丈夫的一面,用强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抱着胭脂河。站在瀑布对面的“夫妻石”上,瀑布由上而下被碎石冲击成的雨点散落在我们的身上,那雨点轻轻柔柔。游人们这时把裤子挽到大腿处,张开双臂,像个小孩子一样跳下蹲上地嬉戏。胭脂峡的“交响乐”,有了游人的欢笑打闹与尽情高歌,又进入了另一个乐章。

天色暗了下来,我们不舍得和胭脂峡分别。若是没有天色的催促,我们还会在胭脂河的陪伴下一路向东直到泾河。若是那样,在泾河边上野炊,留宿在河畔的村庄,把盏言欢,那又是另一种惬意了。